

潛往北平謁吳玉帥記

劉泗英

尚返北平勸張抗日

棋局未定輸全局，宇宙猶存待罪身。
醇酒婦人終短氣，千秋誰諒信陵君。

——吳佩孚贈張學良詩

吳佩孚子玉先生自九一八事變後，即由西北徒步率衛隊三千餘人，向北平進發，行抵包頭，適一二八淞滬戰起，翁旅長照垣以死守吳淞砲臺，與第十九路軍全軍抵抗日軍於淞滬一隅。先是華北軍政長官張學良派代表畢澤宇往迎先生於臨河，先生於二十一年二月一日即舊曆臘月廿五日，自包頭乘車抵北平西直門，張學良率全體文武官員迎於車站，一時歡迎者衆，先生未及與學良周旋，乘車遽去，住東城什錦花園自宅。

畢代表澤宇因鑒於賓主之誼意有未愜，乃說先生於是夕往訪學良於順承王府私邸，冀博盡張歡，殊先生一入坐，即立問張曰：瀋陽變起，君爲何不抵抗耶？張艱然變色曰：有命令。先生曰：君未知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」耶？張語塞，畢氏乃亂以他語，先生旋辭出，猶作不豫之色。

翌夕，張氏答拜，先生候至深夜十一時始至，登樓，先生邀入書室密談。蓋先生極欲挽回僵局，勸張反攻，以響應淞滬，收復東北，坐定，張即出示南京樞府電令，謂「東北事件，中央正採有效辦法」等語，張續曰：「此次十九路軍單獨抗日，尙獲勝利」，先生遽答曰：「東北軍抗日亦然，況日軍據東北未穩，我如反攻，必能收復失地；時不可失，遲則無及矣」；張曰：「明日即令參謀長來商承大帥」，旋寒暄數語即去，此後張之左右無一至者，惟平津衛戍總司令于學忠，以夙隸公部，偶至公處候起居而已。

致電聲討僞滿洲國

二十一年二月六日，即舊曆元旦，于學忠來謁公賀春節，服裝整肅，執禮甚恭，公厲色曰：尙不反攻，靜待何日？使十九路軍孤軍苦鬪，安能持久！于出謂人曰：「今日元旦，我便不利」！自是于亦足跡少至，時章炳麟先生來平，催先生與張出兵抗日，謂不忍國家民族亡二百餘年，始自愛新覺羅氏之手奪回，而復亡於大和民族之手。

！當淞滬戰危，共匪復在後方牽制蠢動，上海各界人士公推左舜生、王造時等代表來平謁先生，促速反攻榆關，以分敵勢，並願籌餉助戰，一如援助十九路軍者，先生日派人數促張，迄不應，適熱河成軍湯玉麟來請公進駐承德，已願率部攻瀋陽，公計已決，旋十九路軍不支，淞滬協定成立，公猶力助關外義勇軍抗日，日會土肥原至津，暗挾溥儀出關，於是宣告滿洲國成立，章炳麟爲先生起草申討滿洲國蒸電（三月十日）略謂：「本月九日故清廢帝溥儀，受人嗾使，於長春就僞滿洲國執政之職，警報傳來，不勝髮指！查東三省自漢魏已隸中國版圖，近於約法載明，爲中華民國之行省，其地戶口三千萬，滿洲人未及百分之一，此中外所共知也，自東倭肇興，疆土迭陷，久稽不治，禍遂蔓延，然以暴力獲得之土地

作者簡介：劉泗英先生，四川南川人，現任國民大會代表，總統府國策顧問。

，不能據爲己有，聯盟決議，信誓昭然，非日本一國所能獨佔也，於是樹置清室廢帝，僞稱滿洲獨立國，實即爲日本附庸，陽辭佔領之名，陰行掠奪之實，爲術狡險，路人皆知，滿洲遺族，久在中華範圍之中，乃忽恍於莠言，爲敵人所擁立，此與身爲戎首，據地外叛者，初無殊異，非但三省漢人所不與諒，滿人之有智識者，亦未肯歸心也，亟應同仇敵愾，大張撻伐，對日本則爲禦侮之師，對竊據獨立者，則申討逆之義，庶見封土獲全，邪謀消沮，其有素無異志，猝被脅迫者，仍宜廣行招納，以彰三面之仁，蓋自謀倡叛者，法在必懲，援絕刦降者，情有可憫！此中剿撫之宜，惟統軍者善爲斟酌焉，方今四海橫流，國亡無日，佩孚以退處之身，不能默爾，特申愚悃，惟望鑒裁！吳佩孚叩蒸」。英國萊頓爵士銜國聯調查團命過平，與中國代表顧維鈞同來謁先生，先生有致國聯調查團書，力主遵守九國公約確保中國領土之完整與主權之獨立。

拒見日人風骨稜然

初日人畏吳公甚，欲以東北餌吳公，請其出主滿洲，一切名號，惟公自擇！公歸至包頭，即宣言拒見日人，日使館數請約時會談，皆遭拒絕，有日人與先生素識請見不獲，一日，乘先生午膳，門衛稍懈，乘間闖入，先生瞥見，即暗示左右應付，急走避，及溥儀出作滿洲國傀儡，鄭孝胥任總理，乃暗囑其弟孝聖，與宗社黨領袖某，邀先生講敘於邱真人廟，席終，先生遽去，孝聖等不得一語，蓋先生拒若輩於千里之外類若此。

時各國使節多留駐平，紛往先生宅，作私人友誼之拜訪，先生例不回拜，某使館以國慶日宴席邀請幕府某君，並參加舞會，公聞之書贈一聯曰：「吾聞用夏變夷俗，今居中國重人倫」，大有「今世何世」之感！章炳麟氏以抗日無功，廢然兩歸，臨行榜公門首「元敬再生」並語公左右曰：「漢卿意志薄弱，蓬萊孤峯獨聳」，余此行抗倭之所以無成也，因題先生居四川大竹縣時，

所畫大竹一幀，結句云「干霄何足羨，所貴在心虛」，託詞微諷。

淞滬罷戰，滿洲國成立，先生以敵僞傀儡組織，襲用中華民國開國之五色國旗，而略加變易，於是先生衛隊乃放棄五色帽徽，以免淆亂耳目，國人懷於敵軍深入，咸相警惕，而先生部守武昌大將劉玉春氏。鬱居津市五年，眼見倭寇深入堂奧，憤不自勝，時值端午，入平謁先生，先生禮遇有加，陪先生午宴，持酒爲壽，忽謂先生曰：「吾輩軍人，有敵不打，何顏自存？」於是執杯哽咽！當日返津，遂病呃逆，不能作語，一週而逝。

一日張學良在平召開軍事會議，東北各將領咸來謁公，公邀宴於私宅，殷殷以保國愛民及五倫八德相勸勉，時已晌午，張宗昌忽起立含笑曰：「報告大帥他們各位都相信我這一套吃喝嫖賭，大帥所說，無異對牛彈琴，現在時間不早了，還是開飯罷，可謂快人快語。

二十一年夏，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特派實業部長孔祥熙氏，持親筆函來謁先生，備致慰勞之忱，並賻贈拾萬元，先生派其幕屬某偕其子道時迎於車站，蓋孔之叔父與吳公爲世好通家，公私兼顧，嗣派幕屬某至南京答謝，旋蔣公北上與先生相見於北平外交大樓，即席暢談，遂成莫逆！後先生拒和殉國，蔣公誄先生詞有「子瑜神交，春明傾蓋」，意即指此。又電唁其家屬云「先生託志春秋，精忠報國，比歲處境彌艱，勁節彌厲；雖暴敵肆其誘脅，羣奸竭其簧鼓，仍屹立如山，不移不屈，大義炳耀，海宇欽崇，先生之身雖逝，而堅貞之氣，實足以



本文作者所藏吳佩孚與張學良在北平東城什錦花園所攝照片

作勵兆民，流芳萬古」等語。

吳玉帥拒日本誘和

連天烽火，何處春風到草廬。
景物不殊人事改，臨流顧影羨游魚。

——吳佩孚春感九首錄一

民國廿七年秋，我抗日各軍，轉入山岳地帶，作持久戰，遂放棄武漢，而以長沙為據點，一時敵人大肆宣傳，以為我潰不成軍，不堪再戰，一面製造和平空氣，以先生為對象，多方勸誘出山，主持和議，更一面假借先生名義，成立綏靖軍事委員會，以西北軍宿將某代行委員長職權，招收舊部，擴大編制，號稱三十萬眾，此為軍事部署，由日酋土肥原賢二負責，曾一度來平謁先生，先生以置身虎口，欲一觀究竟中日戰事勝負誰屬？暫時不免虛與委蛇，藉延歲月，日人錯誤估計，以為計可得售，至耗廢日金三千餘萬元之鉅，復一面嗾使滿洲國外交部長張燕卿，入居北平什錦花園胡某舊王府，朝夕出入先生私宅，並組織所謂和平救國會，多方誘惑各方知名之士，加入為會員，甚至遠在西南各省遺老紳耆，或在職軍人，亦被牽涉，偽造通電，發表談話，有如洪憲前夕，羣疑滿腹，莫可究詰。

見危授命臨難不苟

十二月上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氏因知余為先生舊屬，適從業四川省銀行，再三要余潛赴北平，密謁先生報告抗戰實況及計劃，乃於十二月上旬由渝飛港，取道滬津，以廿八年元旦抵

平，先生一見即問曰：汪精衛豈電主和，是否出於蔣公授意？泗英力證其偽，並云汪之出走，確係私奔，絕非蔣公所預知！蓋蔣公主張作戰到底，絕不中途妥協！汪氏意志薄弱，早蓄謀和之意，遂引離渝，前汪氏約某君談話，試探和平空氣，某君密語余，謂汪將投降日本，計其日程則在余離渝後十日，汪即飛抵河內也，及余抵津，則睹其豔電已赫然在目，又瞥見天津車站高張近衛文麿日閣總理之皇皇文告，謂中國國民黨不乏慧眼之士，必能瞭解解中日之不可分，出面主持和平，以維東亞之新秩序等語，與汪精衛之豔電若合符節，是汪氏之主和，固遠在其脫離重慶，潛赴河內以前所醞釀、所勾結，絕非咄嗟之間，偶然湊合，惜在汪氏離渝以前，國人太不覺察其動向，僅僅注意到遠在北平息影十年之先生，先生則一乘其至大至剛之氣，見危授命，臨難不苟，與汪氏成一絕對的反比，當孔祥熙氏力挽泗英赴北平謁先生時，余即認為北平環境雖極端惡劣，而先生絕不為環境所移動，而遷就於萬一，故政府派不派人前往，或去人不能到達先生前，均無若何絕對關係，事實證明確如下述，而泗英之幾經險阻，始達於先生者，其結果僅促成先生之提前殉國而已。

携孔函北上謁玉帥

先是余北上時，孔祥熙氏再三以先生生活為念，囑向天津中央銀行取款十萬元贈先生，泗英允帶密絨而不需現款，如先生真有所需，再囑人往津密取，以掩敵人耳目，及余乘英輪抵塘沽，日偽派軍警登輪大索，船泊二晝夜，時值朔風吹

凍，白河結冰，船行至遲，檢查時，日憲警高坐堂皇，如鞠獄囚，無問歐美亞籍旅客，一律嚴行檢查，稍有枝梧其詞，即予扣留上岸，尤以南人口音，不易放過，余所有行裝被枕，概施以細密而繁複檢查，並將余身上通信住址小冊，一一盤詰，余度不能免，乃佯稱齊燮元舊部，北來投遞長官者，時齊正任偽職平津衛戍總司令，於是同行華警，代為解說，始得脫險，及抵津，余先以電話通知吳宅，得覆囑往曹錕宅晤吳夫人，隨其入平，或可免於檢察，住候三日，始同往平，先生相見之下，即囑左右仍呼余為政務處長，並下榻東齋原政務處長室，秘書侍應，一如往昔，翌晨早起，先生即倩人迎入書室，屏去左右，泗英乃剖示所衣皮袍夾縫中孔氏密函陳閱，蓋在塘沽舟中，詭託齊燮元舊部，而得免於檢察者。函云：

子玉先生道鑒：久違至念，前年弟因華北環境複雜，日趨惡劣，曾托譚君敦請尊駕南來，共商國事，不意去春弟奉使海外，及歸國後，又值戰事緊急，復經多方設法，托人輾轉致意，未知能達清聽否？邇來道路流傳奸人妄思假借名義，以資號召，遂致愚氓揣疑，謠詠繁興，弟及中樞諸同仁深知先生正氣凜然，不可侵犯，惟念居處困難，輒為懸系不已！昨朱驢先兄過訪，報告先生來電，並由報章得悉，先生熱誠愛國，力主正義，其不屈不撓之精神，非惟同仁心折，尤為中外欽仰！所慮者，華北環境惡劣，先生對於此間真象恐未洞悉，屢擬設法奉聞，苦無安人可托，適晤劉君泗英，知其曾隸 麾下，關懷亦甚殷切；且願問道北上，親謁 階前

，特托代為奉候，並將此間一切情形詳細面陳，素稔 先生精忠貫日，肝膽照人，對於救國大計，有何 高見？即祈 賜予指導，俾作南針！近來國際情況好轉，益為有益於我！只須國內精誠團結，則抗戰建國必有成功之一日也。掬誠佈臆，務希 垂察為幸！北地苦寒，並望為國珍重。專此敬頌道綏

弟孔祥熙 手上 廿七年十二月八日

先生閱悉之餘，復檢其字箋中殘紙示余，乃蔣公之電函也，因避日人索閱，撕為粉碎，文意略同，泗英遂陳對日作戰經過，及今後作戰計劃，引敵深入，山岳地帶，予以殲滅戰術，先生唯唯曰：此即余昔年入川計劃也，但須十分忍耐苦拚，不可中途妥協，日人必敗無疑！然川民苦矣！煩寄語西南袍澤，擁護蔣公，抗戰到底，一洗當年內戰恥辱！須知余與蔣公雖屬兩人，而對國家責任，原無二致，假令當年余能統一中國，則對日抗戰，即由我負責，今日則當由蔣公負責，其責一也，余當竭其力之所能至，以助蔣公成功，西南袍澤亦猶助余之成功，其義一也。

復函明志抗日到底

二十八年一月日會土肥原再度來平謁先生，過津小住，余稔知將逼先生出山，乃請於先生曰：我在平早晚必為敵人覺察，恐將增加先生應付上之困難，不如早日南歸為愈，先生不忍違別，堅留兩日，翌晨先生與余正坐東花園閒談，一先生舊部某衛士肥原命，持電稿逕呈先生，先生怒擲於地曰：何人所擬？豈我尚無人擬電文耶？立呼左右請秘書長來！及秘書長陳廷傑至，斥問為

宣不經由秘書長主稿？陳氏莫明所以，先生遽起入室，以示拒絕，余益知形勢逼緊，先生之處境危矣！黎明余密謁先生辭行，先生出帛親書一函復孔氏，文曰：

庸之仁兄惠鑒：泗英聞關萬里，齎到手書面述尊旨，慰甚！惟剛柔相濟，古有明訓，似相反而實相成，我 兄公忠體國，計當出此！弟處境安如泰山，應付綽有餘裕，請釋疑慮！一切詳情，統由泗英面達，惟照不既，此頌籌安！ 弟 吳佩孚手啓 一月十日

書畢，復囑其夫人張佩蘭氏親將帛書密縫於酒英所着皮袍夾縫中，並書太公語錄：「純剛純強，其國必亡，純柔純弱，其國必削，能柔能剛，其國乃昌」，等語於紙條，以為復函下一注解，並囑面陳蔣公三事：一修明內政，二運用外交，三嚴防共黨，又詳為剖析，謂自政府遷渝，貪污歛跡，尚須澈底肅清，以收人心！關於外交方面，尤須加強運用，英美必不坐視日本，亡我中國，將來攻東京者，必美軍矣！至於共黨乘我抗日，已在華北坐大，日本早晚必敗！蔣公對於共黨，必妥謀善後之策！泗英遂辭出，頹行，復書一絕贈余曰：

「颯颯西風裏，秋聲動地哀；斯民何所待，端仗大英才。」

先生送至大門，緊握余手而別！土肥原抵北平，逼就偽職，並通電主和，先生堅持日本先撤兵，後談和，並須親往重慶商得政府同意！僵持數日，迄不能決；日酋允先撤出北平，以為就職條件，至於武漢前線，必須先生就偽職後，親往武漢緩衝，始能逐漸撤退，先生深滋不耐，乃允招待新聞記者，

意圖借此表明抗日拒和態度，以絕敵人妄念！

及余由津經滬抵港，即見大公報載「吳佩孚已落水了」消息，余知為敵人偽造，乃與大公報社長胡政之一席談話，電渝關語，閱數日，外國記者報導，事乃大白！據云：當日先生在北平什錦花園招待記者，語極簡單，意謂：「恢復和平，必須是全面的、平等的，惟平乃能和，和必基於平，故必須日本先撤兵，然後與重慶政府商談全面和平」等語，一面令其秘書叢大經君正確翻譯為日語，先生並散發所著大丈夫論與各記者，遂遽退去，日人大驚，乃歪曲捏造錯誤翻譯，並封鎖外國記者消息，一時真相莫明，淆亂視聽，殊事隔數日，馬脚盡露，日酋土肥原自承失敗，備受斥責，遂不惜重演皇姑屯一幕，故有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先生殉國之事。

意圖借此表明抗日拒和態度，以絕敵人妄念！
及余由津經滬抵港，即見大公報載「吳佩孚已落水了」消息，余知為敵人偽造，乃與大公報社長胡政之一席談話，電渝關語，閱數日，外國記者報導，事乃大白！據云：當日先生在北平什錦花園招待記者，語極簡單，意謂：「恢復和平，必須是全面的、平等的，惟平乃能和，和必基於平，故必須日本先撤兵，然後與重慶政府商談全面和平」等語，一面令其秘書叢大經君正確翻譯為日語，先生並散發所著大丈夫論與各記者，遂遽退去，日人大驚，乃歪曲捏造錯誤翻譯，並封鎖外國記者消息，一時真相莫明，淆亂視聽，殊事隔數日，馬脚盡露，日酋土肥原自承失敗，備受斥責，遂不惜重演皇姑屯一幕，故有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先生殉國之事。

吳玉帥親筆復孔庸之函